

CLASSICAL
WORLD LITERARY
WORKS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Classics of Maupassant

插 图 本



莫泊桑

[法] 莫泊桑 著
韩志宏 译

经典

甘肃文化出版社

1106

52

文学名著



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莫泊桑经典

[法] 莫泊桑 著
韩志宏 译

甘肃文化出版社

莫泊桑 1850 - 1893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生于法国诺曼底省狄埃卜小城附近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于1869年毕业于卢昂中学，同年，莫泊桑赴巴黎攻读法律。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他自愿应征入伍，后于1871年退役回到巴黎，继续攻读法律。1872—1880年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小职员。

莫泊桑13岁开始写诗，得到诗人路易·布耶的赏识。曾求教于文学大师福楼拜。18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使他在文坛崭露头角。

莫泊桑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他文笔清新明快，语言简洁明了，文字优美而富有幽默感，对世界文学影响很大。莫泊桑在他的创作中始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去看待社会，而现实社会中的虚假、冷酷，人性的卑劣，世态的炎凉，都给他原本就忧郁的性格蒙上了一层阴影，1892年初，莫泊桑企图割断喉管，自杀未遂，被人送入精神病院，1893年逝世，享年43岁。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著有短篇小说300余篇，还有6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部分完稿于1880—1890年之间。他参加了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集团的活动，在创作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

主要作品有《菲菲小姐》、《米龙老爹》、《阿马布尔老爹》、《一个女长工的故事》、《归来》、《一生》、《漂亮朋友》、《比埃尔和让》、《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等。

目 录

羊脂球	(1)
我的叔叔于勒	(40)
幸福	(49)
洗礼	(57)
小酒桶	(63)
狼	(70)
魔鬼	(77)
菲菲小姐	(86)
残废人	(99)
真实的故事	(106)
漂亮朋友	(113)

千

羊脂球

一连好几天，溃败下来的军队零零星星不断地从城里穿过，这哪里称得上是什么军队，只能算是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他们脸上长满了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的制服也是又破又烂的，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脑子已经失去作用，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决心，只是出于惯性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停住，马上便会累得倒下来。引人注目是这些被动员应征召入伍的人中，有些是本来有固定收入，只希望能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却被沉重的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一些是年轻灵活的游击队员，他们既容易惊慌失措，也容易兴奋狂热，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有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军，他们是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一些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冒出个别戴着闪闪发亮钢盔的轻骑兵，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很吃力地跟着步伐比较轻松的步兵一起前进。

有几批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他们每一队都有自己的英勇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样子很像土匪。

这些游击队队长们，在以前，有的是布商或粮商，有的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都成了应时的军人。他们被任命为军官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身穿一套法兰绒军服，全副武装，佩着饰带，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夸夸其谈地讨论作战计划，断言垂危的法国完全是靠了他们这群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支撑着的。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部下，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虽然奋勇起来超乎寻常，但是却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据说普鲁士军队马上会开进鲁昂城。

两个月来，当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还会误杀几个自己的哨兵；哪怕是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会马上准备作战。现在他们都逃回自己的家了，他们的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方圆三法里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所有杀人装备都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到奥特玛桥去。心灰意冷的将军走在最后，他已经一筹莫展。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残兵败将，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一个向来英勇无敌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打击，英勇昭著的民族竟一败涂地，将军自己也是惊惶失措；他徒步走着，左右有两个副官陪着他。

此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沉寂中，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默默等待着。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在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扦或厨房的菜刀也当作武器来论处。

生活仿佛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悄无声息。偶尔有一个居民出来，被这种沉寂吓坏了，急忙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反而使人们希望敌人早点到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的枪骑兵，他们飞速地穿城而过。随后不久，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下来了黑压压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两股侵略军也从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潮水般的涌来了。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上会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一营接着一营的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囊囊地响。

沿着那些死气沉沉好像无人居住的房子，传出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许多眼睛偷偷地凝视着这些战胜者，依据“战时法”，他们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阴暗的屋子里，惊慌失措，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

聪明，多么强壮，也都毫无用处了。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横遭推翻，人们的安全感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可理喻的暴力来支配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被水冲走；打胜仗的不可一世的军队一到，便随心所欲屠杀那些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凭着军刀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天主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大灾难，使我们无法再信任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庇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去敲门，紧跟着就钻进屋内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就开始了。此后对战胜者必须谦恭温驯。

过了一些日子，最初的恐惧消失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很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出于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说不定哪一天也许还会需要他的保护呢。把他款待好了，也许还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冒犯他们，只能算是鲁莽，而个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不会再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了，当年使本城名扬天下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他们总算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谦恭待客原是法国人应有的礼貌。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素不相识，而回到家里，便很高兴地谈谈说说，以致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连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尽管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大摇大摆，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

军官厉害多少。

然而在空气中却平添了点儿什么东西，一种捉摸不透、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各家各户和公共场所，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感到仿佛居住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之中。

战胜者贪得无厌地索取钱财。居民们总是照付无误，好在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人商人，愈是有钱就愈吝啬，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真是无以言表。

与此同时，就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夫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的是被人一刀砍死的，或一脚踢死的，也有的是被当头一石砸死的，或是从桥上被人推落水中淹死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掩藏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却是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英勇行为和悄无声息地还击，这远比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战斗更危险，但享有不到声名显赫的荣誉。

要知道，对异族的仇恨总会激怒一些无畏的人，为了某种信念他们是随时可以牺牲生命的。

后来，侵略者虽然迫使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铁的纪律之下，但是人们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罪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念头在本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很想重操旧业。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的几个大商人在那里都有大笔投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结识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在车行里有十个人订了座位，定下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最近几天，由于严寒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一大片乌云，雪纷纷扬扬降下来，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都没有停止。

清晨四点半，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旅客们都已到齐了，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人人都一副睡眠惺忪的样子，虽然裹着毯子，还是冻得直打哆嗦。在黑暗之中，大家互相都看不大清楚。由于那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迭迭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甫。后来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也凑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一起带走。”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补充说：“我们不再回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向勒阿弗尔推进，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性格脾气原是相同的。

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提了一盏小灯的马夫从黑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另一个门里。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头传来一个男子训斥马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中间还伴着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

门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再说话，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织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隐隐约约的、无以名状的、若有若无的窸窣之声，但这种窸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杂在一起，充塞了整个空间，盖满了整个世界。

刚才那个马夫又提着灯出现了，他牵着一匹套拉着脑袋丝毫不

愿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套上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擎着灯。当他正准备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浑身是雪，成了雪人，于是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里待着，至少车里没有风雪。”

一听这话他们便急忙都冲了过去，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上去，那三个男子先把自己的太太安置在车厢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遮着头脸、看不清楚的身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地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此时便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重复着这些其实大家早已知道的事情。

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现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拉起来很费力。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马车启程了。

车子一小步一小步，很慢很慢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像呻吟似地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声。那六匹马一步一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处飞舞，不停地吧吧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长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拼命向前冲去。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那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作天降棉花雨的雪已经不再下了。田野里忽而出现一排枝干披着冰凇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帽的茅屋。一道昏暗的光线透过又厚又浓的乌云射下来，使得大地更加显得苍茫耀眼。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黯淡光线，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盘下店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

很低的价格把质量很差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表面乐呵呵、实际诡计多端的典型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人人皆知，以致本地的文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在一次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要打瞌睡了，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各个客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了一个月之久。

鸟先生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看来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活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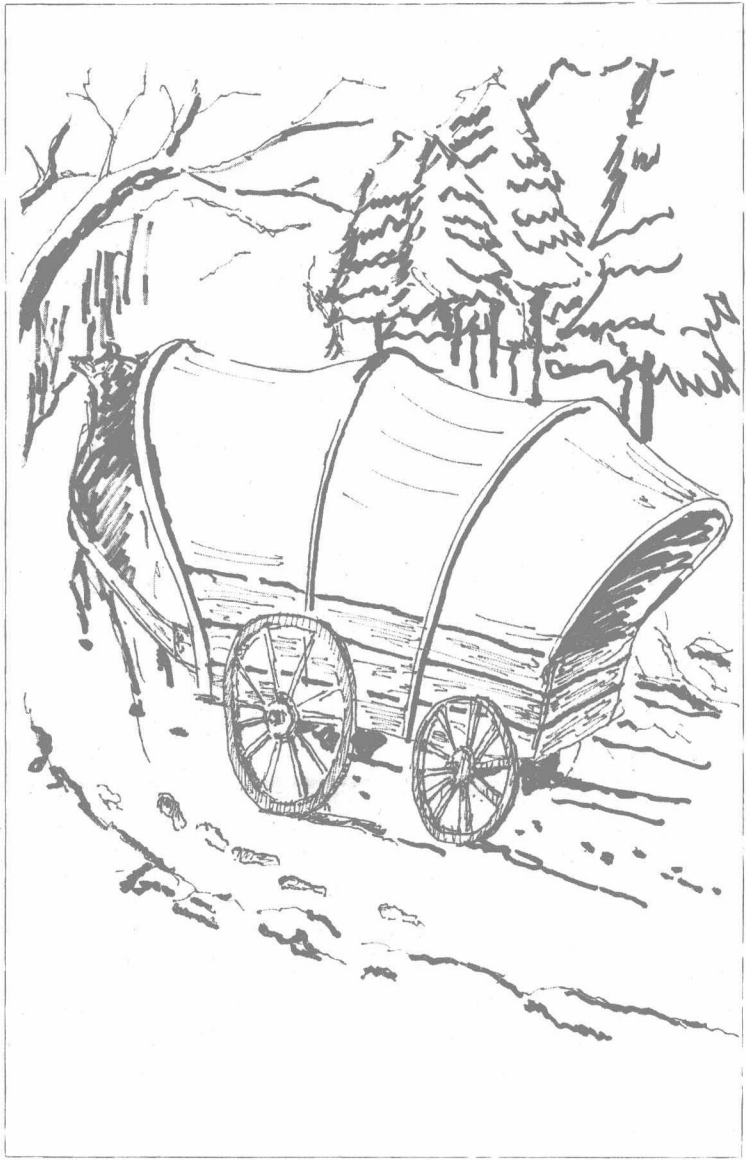
他的身材很矮小，却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红彤彤的脸，两边蓄着灰白色的颊须。

而他妻子则是高大、健壮、果断的模样，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办起事来干净利落。她在铺子里是主心骨和活算盘，多亏有她兴致勃勃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充满生机。

坐在这对夫妇旁边的是属于更高一个阶层，道貌岸然的卡雷·拉玛东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三家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又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一直是温和的反对派的首领，他所以当这反对派的首领，照他自己的说法的惟一目的地，是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以便得到更高的报偿。卡雷·拉玛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很多，那些派到鲁昂来驻扎的出身名门的军官们常常在她身上得以找到安慰。

她此刻面对着丈夫坐着，蜷缩在皮大衣里，娇小可爱，美丽动人，睁着一对沮丧的眼睛，看着寒碜简陋的车厢好像很心痛。

坐在她旁边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本人是一位气度不凡的老绅士，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打扮，以突出他和国王亨利四世的相似之处。根据对他的家族一个光荣的传说、亨利曾使布雷维尔家



族中一个女子怀了身孕，这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高就，和卡雷·拉玛东先生是同僚。他在省里是奥尔良派的代表，他怎么会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婚，这一直是个谜。不过伯爵夫人高贵气派雍容大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并且人们甚至认为她曾被路易·菲力普的某一王子爱过，整个贵族阶级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只有她的客厅里还保持着旧日的高雅情调，因此踏进去做座上客是很不容易的。

德·布雷维尔家里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

上述的六个人算是车上的核心旅客，都属于社会上有固定收入、无忧无虑、有权有势的一类人，同时也是信奉宗教、遵守原则、享有威望的上等人。

由于偶然，三位太太同坐在一条长凳上。伯爵夫人旁边却还坐着两位修女，她们一面数着长串念珠，一面念念有词地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其中的一个年纪已老，满脸都是麻子，仿佛就近中了几发霰弹。另一个身子很瘦弱，相貌俊俏，却有着一个肺癆病人的干瘪胸脯，这个胸脯正被一股使人苦心殉道、教人发狂的贪婪的信仰吞食着。

在这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的眼光都注意着他们。

大家都认识这个男的，是被称为“民主党”的高尼岱，他是一切有身份的人最怕碰见的人。二十年来，他那一脸黄褐色的大胡子一直在有民主风味的咖啡馆的啤酒杯里浸泡着。他的父亲当年是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和弟兄朋友们把它吃个精光，眼巴巴地等待共和国诞生，希望获得他为革命喝了这么多杯啤酒之后所应得的地位。在九月四日那天，也许是有人跟他开玩笑，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可是等他上任就职时，办公室的侍役们——那时是办公室的惟一主人——却拒绝服从他，他只好悄悄退了出来。好在他本是个好好先生，平常与人无争，最喜

欢帮助别人，因此他又鼓起无比的热忱，筹划本地的军事防卫工作。他叫人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把附近树林中的小树一齐砍倒，在公路上密密层层埋伏下许多陷阱。他很满意自己这些准备工作，认为已经有备无患，所以等敌人快开到的时候，他就心安理得地回到城里。现在他以为到勒阿弗尔去更有用武之地，在那个地方，新的防御工事必须马上被构筑起来。

那个女的是一个妓女。由于身体过早发胖而出了名，外号叫“羊脂球”。她身材矮小，浑身到处都是圆滚滚的，肥得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节周围才凹进去好像箍着一个圈圈，颇像是几串短而肥的香肠；她的皮肤紧绷绷的，富有光泽，极丰满的胸脯隔着衣服向前高耸着，然而就算这样，大家对她仍然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种鲜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动心；她的脸儿好像一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在这张脸蛋儿的上部闪烁着两只非常美的大黑眼睛，眼睛四周遮着一圈长而浓的睫毛，睫毛的阴影一直映在眼睛里；脸的下部是一张窄窄的嘴，嘴唇是那么丰润，仿佛天生是用来接吻的，嘴里是两排细小光亮的牙齿。

据说，她还有很多本领让人无法估计。

当大家一认出她是什么人之后，在那几位正经妇人之间便起了一阵耳语。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叽叽喳喳的声音高得使她不禁抬起头来。她扫视了同车人一遍，眼光含着大胆两极富挑衅的意味，立刻大家都不再作声，垂下眼帘，只有鸟先生的神色颇为轻佻地偷偷看着她。

可是没过多久，那三位太太之间的谈话又开始了，由于车里有这个妓女，她们突然间成了朋友，几乎是知己之交了。在她们看来，好像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卖淫女人面前，她们必须把她们为入妻的尊严显示出来才行，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看不起放纵的私情。

那三个男的，一种保守派的本能使他们彼此更为靠拢，现在他们正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气谈论着金钱。于贝尔伯爵谈的是普鲁士军队给他带来的损失，以及将来被抢走，将来庄稼收不了等等可能造成的损失，话语间显出一个拥有千百万家财的封建地主满不在

乎的神情，好像这种损失也不过给他带来一年半载的不方便罢了。卡雷·拉玛东先生在棉纺业方面受到过很大的损失，因此曾经留心往英国汇了六十万法郎以备不时之需。至于乌先生呢，他已安排妥当，把酒窖里剩下的普通酒一古脑儿卖给了法国军需部门，因此政府欠下了他一笔惊人的巨款，他现在准备到勒阿弗尔去把钱领到手。

这三位都用颇为友好的眼光互相看着。他们虽然彼此社会地位不同，可是谈起钱来却情投意合，他们感到彼此亲如兄弟，因为他们都是富豪行会中的一员，只要手一插进裤袋，就会拨弄得金币叮当作响。

他们的车子走得是那样慢，到了上午十点，还没走出四法里。男子们曾经三次下车，步行爬上坡的路。大家有点着急，因为原定在多特吃中饭，现在看来天黑以前到达那里都没有希望了。大家开始不安起来，每个人都在留意，在大路边上最好能发现一个小酒馆，偏偏这时候马车却陷进一个大雪堆里，费了两个钟头的时间才把它拖出来。

饥肠辘辘，使得大家心慌意乱；可是沿途看不见一个小饭馆，看不见一个小酒店，因为普鲁士军队的迫近，和饥饿的法国队伍不断经过，把所有的生意人都吓跑了。

车里的先生们都跑到路旁那些农庄里去找吃的东西，可是他们连一块面包都没找到，因为心怀疑惧的农民担心挨抢，早把存储的物品藏匿起来，因为那什么吃的也没有的兵士们是发现什么就要抢走的。

下午一点钟左右，乌先生公开表示，他确实实感觉到胃里空得发慌。其实大家也都跟他一样早就难受得要命；想吃东西的强烈欲望一直在增长，连谈话的劲头也没有了。

不时地有人打哈欠，一个人打完，马上就有另一个人跟着打。并且人人轮流着都打起来，按照各人的性情、礼貌和社会地位，各有各的打法：有的张着嘴大声打，有的很谦虚地赶紧拿手挡住这往外冒热气的偌大洞口，轻声打。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仿佛在裙子底下找什么东西。每次她

都踌躇一下，看一看旁边那些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大家都面色苍白，皱着眉头。鸟先生表示他肯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表示反对，可是马上就安静下来。每当她听说要破费钱财时，心里总不好受，甚至于对这方面开玩笑的话，也会信以为真。伯爵说：“说实话，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我怎么会没想到带点吃的来呢？”于是每个人都这样埋怨自己为什么没带吃的东西。

不过高尼岱带着满满一壶朗姆酒，他请大家喝一点，大家都冷冰冰地拒绝了。只有鸟先生接受这番好意喝了一点点，他退还酒壶的时候还道谢说：“真还不错，可以暖暖身子，还可以骗骗肚子。”酒一下肚，他的兴致又高起来，他提议仿照歌谣里唱的小船上的做法，把那个最肥胖的旅客分而食之，这是暗射羊脂球。那几位有教养的人听起来刺耳，谁也没有答理他，只有高尼岱微微地笑了一笑。那两位修女已停止念经，双手插在肥袖管里，她们动也不动，两眼紧紧地盯着地面，肯定是在默默忍受上天降给她们的苦痛，作为对上天的回礼。

下午三点钟。马车来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央，一眼望去连一个小村落都没有。羊脂球终于一弯腰从长凳底下抽出了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色饭巾的大篮子。

她从篮子里，先拿出一个陶瓷碟子，一只小银杯，然后是一个大罐子，里面装着两只切碎的小鸡，上面覆着凝结的冻儿。大家看见篮子里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什么肉酱啊、水果啊、糖果啊等等，总之是为三天旅程预备下的食品，这样整个旅程就用不着碰旅馆厨房做出来的任何东西了。在那些食品包儿之间还露着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了一只鸡翅膀，仔细地吃着，就着一块小面包，就是在诺曼底省被称作“摄政时代”的那种小面包。

所有的目光都向她射去。随着香气四溢，大家的鼻孔都张大了，嘴里涌出了大量的口水，耳朵下面那块颌骨紧张的发酸。那几位太太对这个妓女的轻蔑现在更厉害了，她们恨不得把她杀死或把她扔下车去，抛到雪地里，连同她的酒杯、篮子以及那些食品一齐丢下去。

不过乌先生的眼睛却死死盯着那罐鸡。他说：“真是妙不可言，这位太太比我们想得周到，有的人总是样样都想到。”她于是抬起头望着他说：“您吃一点吗？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可真够受的啊。”他躬了躬身说道：“说老实话，我还真不能拒绝，我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到那一步就得说那一步的话，您说是不是，太太？”然后朝四周扫视一眼，又接着说道：“遇到像现在这种时候，能够碰见乐于助人的人，真叫人高兴呀！”他身边有一张报纸，就把它摊开，免得弄脏裤子，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他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刀，用刀尖挑起一个裹满肉冻儿的鸡腿，拿牙把它撕碎，细嚼起来；嚼得那么有滋有味儿，在车厢里引起了一片失望的长叹声。

这时羊脂球又用谦逊而柔和的声音邀请那两位善良的修女也参加她这顿便餐。这两位马上就答应了，眼皮也没有抬，嘟囔了几句道谢的话之后，就很快地吃起来。高尼岱也没有拒绝羊脂球的邀请。连修女一起，每人把报纸摊在膝上，就拼成了一张饭桌。

几张嘴不停地张开了闭拢，闭拢了张开，咽啊，嚼啊，吞啊，狼吞虎咽地吃着。乌先生在自己的角落里吃得十分起劲，并且低声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她拒绝了好半天，后来五脏六腑都一齐抽筋似的痛起来，她也不坚持了。她的丈夫于是使用出极委婉的词句问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乌太太吃。羊脂球说：“可以，当然可以，先生”就一面和蔼地微笑着把罐子递了过来。

打开第一瓶红葡萄酒以后，出现了一个难题，只有一只酒杯怎么办？大家只好把杯子揩抹一下相传递着喝。只有高尼岱一个人不揩抹酒杯，却故意找羊脂球唇迹未干的地方喝，毫无疑问他是有意向她献媚。

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玛东夫妇周围的人都在吃东西，食物的香味把他们逼得喘不出气，他们受到的这种可怕的苦难是有名堂的，叫作“坦塔罗斯的苦难”。忽然，那个棉纺厂厂主的年轻太太叹了一口气，引得大家都向他转过头去，只见她的脸色跟车外的雪一般白，她两眼紧闭，头耷拉着，晕了过去。她的丈夫吓得不知所措，央求大家帮忙。大家束手无策，这时候那个年老的